

I247.5/609



* T123052 *

仇大力
著

梦湖情侣



ABZ16/02

中国文联出版社

梦 湖 引

湖！兰舟中，
一瞬幻梦。
燕离经年，
春来花儿又红。
孤寂对空濛，
怅尔时情浓。
若非那日邂逅，
平生逢谁诉苦衷？

天水悠悠，
映象依旧，
惟伊人形杳，
碧落黄泉，
无处觅去踪。
忘川上，
烟波微茫，
逝水悄声，
流向永恒……

目 录

	梦湖引	(1)
序 曲	尼亚加拉的幽会	(1)
第一章	花开时节	(9)
第二章	前尘劫数	(31)
第三章	湖光山色	(69)
第四章	凄风苦雨	(129)
第五章	残阳余辉	(167)
第六章	逝川两岸	(201)
第七章	塞纳河畔	(232)
第八章	布尔热湖上	(250)
第九章	碧野游踪	(259)
第十章	西空冷月	(277)
第十一章	暮秋落英	(289)
第十二章	巴黎的抑郁	(311)
第十三章	火焰焚玉	(333)
第十四章	雾海微茫	(354)
尾 声	马尔马拉海的召唤	(365)

序 曲

尼亚加拉的幽会

荒原，英国诗人艾略特曾浩叹那片只听见雷声而不落雨水的荒原！然而，在北美五大湖畔的尼亚加拉，全球罕见的大瀑布一如水泉的精灵，数百年来浇灌着遥途旅人焦渴的心田。

游客到此，远远就听到先声夺人的瀑响。寻声趋步，仰见三股飞瀑泻入一谷，又从数十丈深的水渊溅起腾空的烟波。来者惊魂未定时，不觉已被飘洒来的雾雨沾湿了衣襟。

“难怪法国文豪夏多布里昂曾出惊人之语，形容这大瀑布是‘十万急流’，‘汹涌大海’，‘闪烁千道彩虹’”，卢英出神地望着眼前奇景，心想，“就是李白，恐怕也会像河伯遇海神，自愧‘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句难表这天涯大自然的神韵了。”

渐渐地，卢英将视线从地处加拿大境内的环形“马蹄铁瀑”移至对面美国一侧的“彩虹瀑”，继而凝眸旁边的“月神瀑”，暗暗自语：

“这想必就是人说的“婚纱瀑”，在彩虹的辉耀里飘下，恰似新娘的婚纱，年轻的恋人们或许都是为它而来祈福的。”

卢英乘纽约华阜的旅游大巴士来尼亚加拉瀑布，从美国一侧过“彩虹桥”到加拿大这边来，一副期待而又忐忑的神态，似乎要去赶赴命运之约。

适值暮秋晴日，观瀑的游人从维多利亚公园的大花钟过来，漫流在邱吉尔曾赞誉的“世界最美的主日闲步幽径”上，一股股汇聚在马蹄铁瀑前，憧憬许久方才离开。人们踏着萋萋芳草，在

一簇簇红叶中消逝。

游客中不乏衣着西化的华人，看上去是全家几辈人一起来的，依然故国群落风习。在大洋彼岸遇见这么多同胞，使卢英颇觉诧异，由此也微生几分不安。原本以为去国万里，身在自由之地，却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必须时时避开的氛围。他怀着一年来已惯有的警惕和隐秘的企盼，观察着每一个出现在他视野的华人，像是要随时躲闪什么，又要迎迓什么。显然，这位不速之客不是为赏景而来，亦没有一般观光者的闲情。他在玛丽·何塞·埃雷迪亚铜碑前默读那位已故古巴诗人的《尼亚加拉瀑布颂》时，反复低诵：“哦！狂涛！令人心悸地奔腾，一如命运不可抗拒的怒涛……”好像心生一种激越的共鸣。突然，他抬眼远眺，似乎在朝【海洋乐园】方向远去的人群中发现了什么……

“伊芒！伊芒！”卢英喉头发紧，不由自主地喊出声，一边喊一边猛向前方注入尼亚加拉河的急流迅跑，急迫已步入溪边草径的一双背影。赶至近前，他才发现自己唐突，失望中连忙道歉：

“对不起，我看错人了。”

“没什么，先生。”

一位金发碧眼的妇人客气地回答，然后同她显得十分惊愕的华人伴侣继续挽臂前行。

卢英沮丧地折回埃雷迪亚铜碑，懊悔方才的鲁莽。唉！他怎么会在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刻反而这般轻率，引来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不过那人远望上去，酷似伊芒，而他女伴的情影又确实像萨彼娜。或许，是他为友人的命运过虑，一时出现幻觉。总之，从去春在巴黎跟伊芒和萨彼娜分别后，他俩就杳如黄鹤，音信全无了。

细想来，若说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环境，一个中国人，尤其像伊芒那样的五七年右派，要娶一位法国女子为妻，简直就像梦中的西班牙城堡。可现在，中国开放了，与西方

人通婚已不成为问题，为什么还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伊芒又始终独身，不像其妹伊露有婚姻的桎梏，为什么还要继续将自己囚于柏拉图式的象牙塔里呢？倒是他卢英自己，与伊露这位有夫之妇暗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至要到天涯来相会，而且这般时分还迟迟不见人影。

正当他在歧路徘徊，低头看表之时，芳草萋萋的幽径上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召唤：“卢英！”

“伊露！”卢英终于盼到了朝思暮想的人，兴奋地喊出了声。

尼亚加拉瀑布前，一对恋人紧紧拥抱，久蓄的情欲似狂瀑般难以遏制，涌流于二人周身，似乎到了情侣的圣地，在爱泉的露水里，终于可以自由奔腾了……

卢英俯身细瞧伊露。虽然一年来精神上受到压抑和折磨，但她依然那般美丽。乌溜溜的浓发卷绺，水晶般明亮的眼睛，由于激动而两颊泛着红晕，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迷人的妩媚。原来那么遥远而不可及，现在来到了眼前。梦醒之时，看见了梦中人……一时间，他情不自禁，欲吻伊露，但对方及时躲开了他火热的嘴唇，连声道：“不，不，别在这儿！让人看见……”

伊露挣脱卢英的怀抱，转看飞瀑落进的峡谷，无奈地说：

“你看，咱们下边可是无底深渊哪！”

卢英应声朝河谷看去，但见从危岸倾泻的瀑布霎时变成一巨潭玄水，在谷底迂回，一处处旋涡险不可测，仿佛在卷进一个个黑洞，望之令人心悸。

这瞬间的突变使卢英寒颤，一涌而起的满腔热情忽地退了潮，又回到冷暖的世态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窘迫。

“一路顺利吗？”卢英轻声问伊露。

“顺利，是王薇送我来的。你还记得她吗？苏碧波老师的妻子。”伊露也克制住自己的冲动，竭力恢复常态说。

“当然记得，我听说苏老师在南河沿莫决摔死后，她经年奔

走告状，为夫伸冤，后来去了美国。”卢英回答。

“王薇现在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就是她开车送我来的。我俩住在复兴旅馆。她本想来见见你，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此地瀑布城一家中餐馆访友去了。”

二人说着朝马蹄铁瀑处走去。卢英心中燃烧热望，想同情人挽臂而行，但顾虑旅游胜地人多眼杂，只得跟她并肩漫步水边，频频侧脸，向她投以含情的目光。伊露不时仰面微笑，用颤抖的手指触摸一下卢英强健的臂膀。水面上，游船满载一律身穿蓝色雨披的游客，逆水驶近瀑布底下的水雾中；另有一群群穿黄色雨披的游人自悬崖背面钻隧洞至瀑布，从谷底仰观奇景。

已近午时，秋阳从云朵里露出，辉映在瀑布上，显得格外绚丽。

“瞧，彩虹出来了！”伊露兴奋地手指美国一侧的瀑布，喊道。“多美呀！”

“大自然的奇迹！”卢英凝望美方二瀑，赞同道：“人称那是‘彩虹瀑’，果然名不虚传。”

“这儿的人说，出现彩虹是吉兆，见到的人都会得到幸福。”伊露又说，似乎触景生情，于绝望中心里还寄托什么希望。

“唯愿如此。”卢英附和，让女友再看旁边的“婚纱瀑”。

“王薇告诉我，上世记拿破仑的兄弟耶洛姆·波拿巴带新娘来度过蜜月，以后就有了来这儿旅行结婚的风俗。”伊露说着，转眼注视卢英，想看对方听此言后有什么反应。

“婚纱也常投下阴影。”卢英嗟叹，“你看过玛丽莲·梦露主演的影片《尼亚加拉瀑布》吗？”

“在巴黎看过。玫瑰女的命运真可怜。”伊露回答“不过，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她是个荡妇，帕特里克是第三者，应该送上道

德法庭。”

“悲剧在于，他丈夫杀死一对恋人，自己也落进了尼亚加拉瀑布的深渊。”卢英的声音里透出一种辛酸。

“人际关系真复杂，难有万全的结局。”伊露无意中触及两人的处境，对卢英直抒胸臆，谈起自己的丈夫，说道：

“黎源是不会放我自由的。来加拿大之前，他去你的单位告了我们，说你是第三者；一时造成偌大舆论。”

“从感情上，我并不觉得委屈。”卢英坦诚地说。

事实上，人言可畏。在中国的社会里，即使现在开放，惩办第三者的叫喊声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但当事人仍很难生活。特别是看重人格者，很难忍受中伤，时时面对众人的嘲笑。女伴的一番话，难免给卢英的心理投下阴影，但他并无自责和内疚，更不愿让两人难得的聚会蒙上悲哀气氛，就没有再接话茬儿。是啊，他们相见多么不容易！黎源切断了伊露再到巴黎的去路，强行把她带到加拿大来，严加看守。然而，伊露心怀关不住的春光，内心并不屈服，想出‘留局自取’的途径，与卢英保持通信，并冲破丈夫的防范前来赴约。在纽约百老汇街的爱迪生大旅馆，卢英竟能收到伊露的密信，若非心有灵犀，实不可想象。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幸运，一种慰藉，一种足以与外界压迫相抗衡的内聚力吗？

二人交谈，不觉已绕过马蹄铁瀑，走到方才卢英认错人的那条急流，步上一座木桥。卢英想起刚才的一场误会，转身问伊露：

“你哥哥怎么样了，他好吗？”

伊露没有回答，停步手扶桥侧铁栏，怅望激流泻入尼亚加拉河，似乎还有更难言的隐痛，乃至更可怕的消息不愿立刻触及。

“伊露，出了什么事？他和萨彼娜的处境总比咱们好些吧？”

卢英心情紧张起来，连问对方几声。伊露依然不出声，眼泪不觉夺眶而出，像冰冷的朝露从她秀丽的面庞簌簌滚下。她赶紧掏出手绢抹去泪珠。

“你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卢英扳过伊露肩膀，连声追问。

“Il... il n'est plus.*”伊露用法文回答，泪涌如泉。

“Il n'est plus en France?***”卢英也用法文追问，要探个究竟。

“Non, il n'est peut-être plus... de ce monde.***”

伊露明确答道，特别加重“de ce monde”

其实，卢英本系学法文出身，凭极强的语感，一开始就听懂了伊露的话，只是不愿相信，或者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见对方又强调一次，霎时愣住，口吃起来：

“什……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伊芒和萨彼娜一起同游布尔热湖，还把他俩跟拉马丁和朱丽相比，称之为——一对湖畔情侣吗？”

“那是去年春天的事了。”

“后来呢？出了车祸？”

“不是……”

“你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今年夏天，他俩去迪耶普海滩游泳，就没有再回来。”

“确实吗？”

“我接到萨彼娜的女友玛丽从巴黎写来的信。”

“她怎么说？”

“玛丽说，萨彼娜告诉她要跟我哥哥去迪耶普度几天假，还约定了回来相见的日期。可去后就再没有消息，也没有按期归

* 他不在了。

** 他不在法国了？

*** 不，他怕是不在这个世上了。

来。过了些天，仍没有音信。玛丽担心出了什么事，相继到他俩住所去了几次，两处的门都紧锁着。经多方查寻，均无结果，玛丽还亲自去了一趟迪耶普……”

卢英听至此，陷入深深的悲哀，说不出话来。

“哥哥从小向往大海。一九五七年遭难，他希望能到一个海边渔村去劳改，再苦再累，还有个精神上的自由，天天看看大海，寄思于那无边无际的波涛。可是，他被送到黄土高原，穷山恶水，睡在猪圈上，过着不像人的生活。后来又含冤入狱，只有在梦海里寻求安慰。唉，从青年时期，他就没能脱离苦海呀！”

伊露大恸于心，哭出声来，转身扑在卢英怀里，哽咽道：

“原想他终于自由了，又和萨彼娜重逢，对方也多年怀恋着他，总该苦尽甘来了。可是……可是想不到……竟是这般结局。卢英，你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得到哪怕一点儿幸福呢？”

卢英噙住眼泪，试图安慰女友：

“也许……也许他俩到别处去了？”

伊露与卢英泪眼相望，回应说：

“别处？我也这样希冀过。可现在，我劝你别再幻想了，这尘世间能有别处吗？咱俩的别处在哪儿？！哪儿才是真正精神自由的天地？”

卢英无言以对，重又陷入沉默。二人站在木桥上默默看着桥底湍湍奔去的激流，听着尼亚加拉河从南急泻而来的喧哗和后面悬崖溪瀑的轰鸣声，于远近自然的交响中心驰广宇。卢英似有所悟，转脸朝伊露说：

“你哥哥到巴黎后开始极度兴奋，尔后就一直心情忧郁。我早在考虑，也许是淡水湖里的鱼入海，反而不能活了。”

“是啊，海阔凭鱼跃，可海水毕竟是咸的。”伊露喃喃低语。

“站在桥上处于流水之中，才感到时间在飞逝。难怪孔子曾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们今天仿佛处在同样的境界，只是

昔人已去，不知今朝了。”卢英颇有感触地叹道。

“多少岁月，多少人都像我们脚下这流水一般逝去了！”伊露亦有同感，怅然说。

此刻，二人目逐逝水，心寄逝者，一腔哀思，满腹惆怅。蓦然，他们仿佛听见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

“吾在天地之间，
湖海之上！”

于是，人见这两个未亡人拉手下桥，穿过一丛丛绿木红叶，向尼亚加拉河大瀑布的上游跑去。

第一章 花开时节

六十年代，春寒料峭的二月。

今天是萨彼娜第一天正式上班，一切都那样陌生，又那样新奇。到北京教法文，这个念头让多少朋友惊讶。中法才建交，她一个年轻女子，抛弃熟悉的城市、友人，去教异国人说马尔罗的语言！萨彼娜想起女友索菲听说她已经定好机票时那付模样，不禁暗暗笑出了声。北京果真名不虚传，临来前研究过的那几个名胜古迹，一个星期看下来，走马观花都谈不上。但萨彼娜知道，自己作出的选择是对的。

离上课时间还有整整一小时，萨彼娜没有按规定乘【友谊宾馆】的外宾班车，而是悄悄按照昨晚法文系欢迎舞会上那位蓝裙姑娘说的小路，跑步从苏州街绕了进来。她从小就性格独立，最好冒险。

法文系教师办公室里，已有一位同事在工作了。萨彼娜探头望去，窗前那位中国青年教师好像正全神贯注地在改作业。

“您早！”

少女走上前，大方地用汉语向对方打招呼。她虽然仅吐二字，但甚浓的欧化腔和尚未完全掌握的四声，使青年男教师一惊，抬头一望竟是一位泰西妙龄女郎，赶紧搁笔，立起身还礼道：“您早！”

“萨彼娜·罗斯”女方爽朗地伸出手，自我介绍。

“伊芒。”中国教师报自己的名字，被动地跟对方握手，一时

想不出该再说什么好，显得十分拘束。

萨彼娜从容地在对面桌边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打量对方，一边问：

“昨晚法文系舞会，怎么没有见到您？”

伊芒立刻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就是新来的法国女教师。因自己没被通知去参加欢迎舞会，一时感到很难回答，就托辞说：

“我从来不跳舞……”

“也不唱歌，是吗？”萨彼娜看出对方的窘态，开玩笑道。

“不，夏天唱歌。”伊芒意会自己被比喻成《拉封登寓言》里的寒蝉了，也逗乐道。为摆脱尴尬，他反问：

“昨天舞会热闹吗？”

“热闹极了！”萨彼娜被引转了话题，于是说：“有不少女学生来跳舞，个个都很漂亮。跟我一同来教书的蒂耶里·达维竟被他的女舞伴迷住了，说是在法国从来没见过这般美丽的女子。”

“哪会这样！”伊芒不知是真不相信，还是出于中国人的谦卑，说。

“毫不夸张。”萨彼娜坚持说，“我也注意到了那位姑娘，穿一条天蓝色连衣裙，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乌溜溜的长辫子，跳起舞来像燕子般轻盈。典型的东方纤细美里，又露出西方的浪漫……”

“她穿的是天蓝色连衣裙？”

“对，真是漂亮姑娘，风度翩翩，说起话来带几分羞涩。”

伊芒立刻想到对方指的是他妹妹伊露，就没有再往下问。这时，也许是谈到了女性的美色，他暗暗审视了一下来者的容貌，不禁一惊。若论美貌，面前这位西方女子倒是真惹眼。

上初中时，伊芒每星期天去美术训练班临摹维纳斯石膏像。这回，维纳斯真的活现了。希腊鼻的线条，自然地显示一种高尚，这是一般中国女性所没有的。她既有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女神

的超凡，又有玛丽亚娜的端庄，在笑他是寒蝉时又显出嘉尔曼的野性和放浪。她的名字让人想到法国邮票上的古典美女萨彼娜。或许，那芳名正是由此而来的，一听就给人一种先验美感。一接触她，伊芒就感到一阵强烈的电磁波，可又不敢正眼久视。

对萨彼娜来说，身穿一袭蓝制服的中国教员也有一种吸引力，甚至似曾相识，好像在哪里见过。噢！对了，那对时时闪避自己的黑眼睛，那略带忧郁的目光，还有说话的口吻，很像昨晚舞会上的蓝裳女。这些特征，给萨彼娜第一次个别接触到的中国知识分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或者说，一种日后会再回忆起来的突出印象。

萨彼娜开始了在北京的教学生活。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国度里不同。有些现象甚至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就拿那天早晨她偶然与之单独相处过的伊芒来说，过后就很难再有机会畅谈。见面时，他总是礼貌地问候，尤其是当着同事面，简直就回避同她说话，似乎有种恐惧感。那是怕她？还是怕什么人？怕惹什么事？他落落寡合，形影相吊，瑟缩无以自容，在同事里好像没有朋友。

最使萨彼娜诧异的，是她与伊芒共教一个班级，本应为最密切的合作者。然而，新近系领导在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里的【和平饭店】宴请她，来作陪的竟是与她没有任何工作关系的其他教师，有的她根本不认识，而独缺伊芒这位最该在场的同事。

整个宴会中，萨彼娜始终想不通此事，出于礼貌又不便直问，加上来到烹调术名扬于世的中国，东道主竟请她品尝日本饭菜，实有一种荒诞感。她表面欢笑应酬，心里却闷闷不乐。

第二天上午，伊芒的“文学佳作欣赏”课尚未结束，萨彼娜已经等在教室外面。大课间休息铃声终于响起，但伊芒身边围了一大圈学生，轮流传阅着老师从不离身的自学记事本。萨彼娜在

一旁望着耐心回答学生问题的伊芒，惊喜地发现，在学生中间，这年轻人平日苍白忧郁的脸色变得兴奋，开朗多了。

伊芒抬头发现了站立一旁的萨彼娜，对学生们说：

“你们快去室外活动一下，该准备上罗斯老师的口语课了。”

见萨彼娜微笑看着自己，伊芒忙道歉：

“我又拖堂了，马上就走。”

萨彼娜很高兴学生们全去了小花园做广播操，正好有机会解一解心中疑团，半开玩笑地说：

“我还有问题要请教呢！”

“啊，您请说！”伊芒尚沉浸于刚才讲课的激动中，两眼坦诚地直视着对方。

萨彼娜自从认识这位同事，始终遗憾不能同他加深友谊。尤其是，她似乎永远也捕捉不到对方的眼神。今天偶然与他四目相对，竟一阵心慌，忘记了要说什么话。伊芒不意看清了法国女郎秀美的脸庞，见她那双澄蓝晶盈的眼睛，犹如深深的海洋，碧波向他涌来，不禁魂惊。霎那间，伊芒脸色倏地变得惨白，本能地低下了头。七年前与他相伴的那对蓝眼睛，而今何在？

此时，萨彼娜已恢复常态。她不明白中国同事眼中缘何突然失去了光彩，满腹狐疑地问道：

“伊芒先生，昨晚宴会怎么不幸见到您？”

伊芒不清楚是什么宴会，但习惯于任何招待外宾活动都与他无关的现实，便拿出老一套通词搪塞：

“我在赶编会话教材，今天必须送去打印。否则，要耽搁下周集体备课了。”

这又是萨彼娜的一个问题。外籍教师上课，却用中国人编写的教材。为什么不合编呢？萨彼娜正打算向伊芒建议，上课铃声响了。她只能拖到下周，在课外找时间跟伊芒交谈了。

乘班车回到【友谊宾馆】，萨彼娜匆匆上楼取了昨夜给索菲写的信，交给楼层女服务员付邮。来华一个月，她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在法国的女友。北京城的古老建筑和西郊的中国拉丁区……她还告诉女友：“我现在住的【友谊宾馆】原来是为苏联专家建造的。大家开玩笑地叫它“紫禁城”。因为里面有一栋栋中国古典庙宇式建筑，沉甸甸的大屋顶，还有军人把大门。你知道，我不喜奢华，在家随便惯了，受此优待和照顾，颇感受宠若惊。这里除工作人员，没有普通中国人。说心里话，我觉得像囚进了象牙塔，完全同外界隔绝了似的。”

萨彼娜走进主楼西餐厅，见蒂耶里已坐在桌前用餐，遂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对面坐下，简单点了饭菜。

“萨彼娜，你知道吗？那位东方美人是你同事的妹妹呢。”法国青年用刀叉切着碟子里的牛排，说道。

“你说是伊芒的妹妹？”

“正是。她叫伊露，露水的露。”

萨彼娜顿时悟出了初见伊芒就有似曾相识之感的原由，高兴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班上学生卢英告诉我的。”蒂耶里不无得意，呷了口红酒，说，“这青年很直率，他还对我谈了你那位同事的事情。”

“什么事情？”萨彼娜的筷子停在了空中，两眼专注，盯着蒂耶里问。

“瞧，你同他共教一个班级，知道的事还不如我多哪！”

“实际上，我们接触很少。我觉得他有些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一个白昼里的游魂，让人难以琢磨透。看着他那种忧郁的神情，像是总在受难之中。一些同事似乎有些歧视他。”

“可我的学生卢英十分同情他。”

“同情他什么?”

“他的遭遇。”

“他的什么遭遇?”

“萨彼娜，你怎么啦?”蒂耶里对女同胞这般情急地追问感到诧异，抬头见她脸色突然变得煞白，开玩笑地说：

“刚来中国，可别一下就坠入爱河呀！你要爱上这么个人，那可是菩萨说的“苦海无边”喽！”

听此言，萨彼娜脸一红，发现自己确有些失态，忙揶揄对方：

“坠入爱河的该是你自己吧！”

话虽如此说，萨彼娜心里却极不平静。坠入情网，怎么可能呢？在巴西有几个大学同学追求过她，但萨彼娜从未动过情。怎么会一来中国就决了堤？何况，跟这位中国同事很少有机会接触，更没有深谈过，连他是怎样一个人都不清楚，哪里谈得上产生爱情？自己根本没往这方面想。不过，她也不能否认，这些天来心思总被一个形象所缠绕，不可抑制地想了解伊芒，探寻出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真相。旁观者清，也许蒂耶里有意无意地点穿了她的潜意识：“苦海无边”，那就得“回头是岸”了。蒂耶里何出此言？是危言耸听，还是认真的劝戒呢？

萨彼娜虽感难以对蒂耶里启口，仍抑制不住心头欲望，希望他把卢英的话说出来。正欲询问，大胡子玛西盖斯笑呵呵来到了桌边。玛西盖斯是古巴留学生，同蒂耶里和萨彼娜近日相识，平时住在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楼。他在自己寝室的白墙上仿画了欧仁·德拉克瓦的“自由引导着人民”，常邀人去看。

古巴青年朝蒂耶里一挤眼，问道：

“怎么样，老兄？东方美人的情况打听到了吗？”

“问清楚了，不仅漂亮，而且能歌善舞，追求者甚众，你就别痴心妄想了！”蒂耶里也打趣道。